

“爱”之语境下信仰的消极运动：克尔凯郭尔的精神进路

谢知辰¹

(1.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在《畏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通过对圣经中亚伯拉罕献祭以撒这一故事的再诠释，给出了理解信仰骑士的密钥——“无限放弃”。信仰之骑士在面对现世的爱时所做出的行动与亚伯拉罕在面对上帝的考验时在精神中做出的一种无限性运动相仿，两者都是信仰的“跳跃”，这种运动让他们在对具体的爱的摒弃中直面上帝之爱。对于克尔凯郭尔，人与上帝的关系正是在消极性之中建构的，而也是在同样的关系中，信仰获得了其完满性。

关键词：爱；信仰；消极性；克尔凯郭尔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6.1136

一、亏欠作为爱的消极形态之一：从具体的人到上帝

在《畏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中描写到，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公主，他的生命的所有内容就在这爱情之中。然而，这爱却不可能在现实中被具体地实现：“如果这爱是不幸的，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让自己从之中挣脱出来。通过让这爱彻底震颤他的每一根神经，他感觉到一种至福的快感，而他的灵魂则像那喝干毒杯并感觉到毒汁是怎样渗透进每一滴血滴的人那样庄严，——因为这一瞬间是生和死。^[1]”带来至福快感的爱如何在具体之人身上变得不可企及？这个疑问的答案中隐藏着克尔凯郭尔对爱的第一重消极性解构——对所爱之人的无限亏欠。比起具体的不可能性条件，例如不幸，亏欠意味着主体对爱之不可能性的主动体认，而亏欠的行为又伴随着对具体被爱之对象的疏远，藉由这一远离，爱的对象从具体的人转移到上帝。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罗马书》13：8）应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这种亏欠？是作为爱的领受者，为在爱中被给予而亏欠着，还是作为能动地爱着的主体，出于爱赋予了我们一个被爱之对象，而对这种爱本身的赠予有所亏欠？常识容易将人们引领向第一种亏欠，而忽略了第二种亏欠的存在之可能。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把自己的爱给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所能给的最高的东西，——然而，恰恰因为他给出了自己的爱，恰恰通过给出这爱，他进入了一项无限的债务。^[2]”此处无限性有两重含义，爱者通过‘去给予’而无限地进入无限的债务，给予是无限的，爱的债务也是无限的；而爱本身就带有无限的意味。无限性作为一种爱之特征，并非源自他者，亦并非通过比较与度量获得。在无限性中蕴含着一种关系：世界上最伟大的给予往往不及主体在爱之中所能施予的最微末之物。

此种无限性关系进一步地解构了有对象的爱，“一个对象就像是一个有限的固定点^[3]”，拥有对象之爱仅仅止于它自身，或于事物的比较中永久迷失。无限性不是由世俗的具体对象激发，而是源于更高的存在，“上帝是爱”（《约翰一书》4：7-8，16），这“爱”既是上帝对人的爱，又是人由上帝所引起的、朝向上帝的爱。驻留在爱的债务之中，便是驻留在对上帝的无限的爱之义务之中。通过排斥一个具体的被爱之对象，无限的爱转向了作为信仰对象的上帝，并且人与上帝的关系通过人对于上帝的“亏欠”而非上帝的给予保留在一种消极形态中。然而，此过程如何发生？属于上帝的无限之爱如何为具体被爱对象的消失提供了合适的缘由？在克尔凯郭尔的语境里，爱人在爱之中直接与上帝建立关联，这一关联之中除了债务，尚有何种应有之义？

前文提及的“小伙子”，在洞悉爱之不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张力之中，于精神层面做出了无限性的行动——他做出了无限放弃，并藉此与生存达成和解，成为一名“无限放弃之骑士”。“对那个公主的爱对他来说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爱表达，获得了一种宗教的特征，将自身神圣化为对于永恒存在物的爱，这永恒存在物固然是拒绝了对于这爱的实现，但却又在对于‘这爱在一种永恒性之形式中的有限性’永恒意识中又与他和解了，——这种永恒性之形式是任何现实都无法从他这里夺走的。^[4]”永恒在两个维度上展开，既是对象存在的无限样式，亦是爱本身的无

限形式。对象的无限性的现实渊源在于不幸，常人往往视不幸为爱的对立面，实则不幸与爱在精神属性上存在一致性，唯有能够承担起不幸的行为才能承纳起无限的爱。此处，爱的无限形式在于“放弃”——在骑士精神自身的表述里这是不可能的，而借由无限放弃这一精神行动，“这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不来源于现世的机缘，而是精神向内求取，在无限的意义上自给自足——“他无须‘看见爱人’”等等情形中的这些爱欲的神经震颤，他也无须在有限的意义上不断地与她告别，因为他在永恒的意义回忆她^[5]”。在无限放弃中，有限性的世界在爱之中被超越，仅作为无限之中的回忆拟像而存在；放弃之于爱是消极的，然而又通过先于被爱之对象的放弃行为，爱者掌握了爱的主动性。于是，消极性只停留在其与被爱者的现实关系层面，却开启了进入更高层次之爱的通道。在此通道尽头，藏匿在无限放弃之后的，乃是人与上帝的直接遭遇，正如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直面上帝。

二、无限放弃的信仰运动

据《圣经》记载，年迈的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本没有子嗣，耶和华一日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次年此时得子；撒拉遂怀孕，如期生子，名为以撒。以撒出生时，亚伯拉罕年届百岁。此后，上帝为试验亚伯拉罕，命其携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命而行，携仆人与以撒前往指定之地。行至第三日，亚伯拉罕遥见目的地，命仆人等候，与以撒携柴与火种、刀前往。途中以撒问燔祭羔羊何在，亚伯拉罕答曰上帝自会预备。抵达神所指示的地方后，亚伯拉罕筑坛、摆柴、捆绑以撒置于柴上，举刀欲献祭他的独子。耶和华的使者此时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命他切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因为亚伯拉罕已然证明了自己对神的敬畏，没有将他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神。

亚伯拉罕以一种奇迹的形式盼来了独子的降生，然而神却要令他将以撒献为燔祭。动摇了信仰者或将此视为嘲弄，半信半疑者将要向神祈求，但亚伯拉罕全然信神。他沉默，在这个巨大的悖论前，他仍然信仰着。在信仰之中神赐予以撒，在信仰之中，神使他要将至爱作为献祭。如果亚伯拉罕曾心生怀疑，他便要以人之力保留奇迹，使他自己而非应许之子成为信仰的牺牲；相反，他的信仰使他相信那“不合情理的”，他仍然把以撒视为奇迹，他唯一的希望。而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全能者，其意志不可转移，虽然上帝取走众多父亲的孩子，然而其带来的正是奇迹和希望。

于是，亚伯拉罕在信仰的沉默中上山，仿佛他带着以撒欣然赴上帝之约。抵达指定之地，他筑坛、摆柴、捆绑以撒、点火、举刀——“他没有怀疑，他没有不安地左顾右盼，他没有通过自己的祈祷来挑战上苍。他知道这是上帝，那全能者，在考验他，他知道，这是他能够被要求的最沉重的牺牲；但他也知道，在上帝要求牺牲的时候，没有什么牺牲是沉重得过头的^[6]”——他拔出刀。

在拔刀的那一瞬间驻留，亚伯拉罕目光仍然坚定，他的手没有为了可能的献祭而颤抖，他的心中涌动着至大的畏，其灵魂在颤栗中直面上帝：这是信仰所能抵达的顶峰，在这一瞬间人被全然抛向上帝。在这道人与上帝最可怖、最深刻的深渊里，克尔凯郭尔洞察到信仰所完成的运动——任凭人充满信心地坠跌进深渊里，凭借“那荒谬的”获得一切。此最终阶段就是无限放弃：“他真正地继续向前并且进入信仰；因为所有这些关于信仰的扭曲性的描绘，可怜的缺乏热情的怠惰，可鄙的希望——这些扭曲性的描绘属于生命之悲惨，那无限的放弃已经对它们作出了无限的鄙视。^[7]”信仰凭借无限放弃的运动与上帝之爱相连，并指导着现世中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爱人，若此爱在场，那么人将要获得至福；若此爱缺席，则此缺席要化为人对上帝之爱的最纯粹渴望。

然而，无限放弃尚且并非信仰，在放弃之中，不可能性与痛苦一并被弃置，而丢弃带来现世的和平安宁。完整的信仰是在无限放弃中放弃现世又抓住现世的荒谬的勇气。信仰的运动首先在于直面诸如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时遭遇的那般“不可能性”，并且在悖论之中，信仰得到了“至少是大于我的永恒意识的东西”。相较于在现世之中企图通过放弃来获得永恒的安宁，信仰的运动则要依据荒谬来抓住整个现世性，前者仅仅需要人之常情意义上的勇气，而后者则“需要一个悖论性的谦卑的勇气，而这一勇气就是信仰的勇气，通过信仰，亚伯拉罕没有放弃以撒，相反，通过信仰，亚伯拉罕得到以撒^[8]”。

克尔凯郭尔的信仰骑士是“无限放弃”的骑士，放弃使他在尘世的痛苦中获得喜悦和安宁，然而无限放弃是这样一种运动：它不仅仅意味着有限意义上的失去，同时也是在悖论之中，在无限性意义上寻回其所爱，依据那“荒谬的”而得到她。得到“公主”，与她幸福生活，此乃基于现世性、有限性的视角，然而信仰的悖论性运动恰要表明，“我对上帝的爱在我心中战胜^[9]”对于主体而言，比尘俗中的幸福有着更大的意味。由亏欠而始的爱之消极形态在信仰的无限放弃之中找到了新的进路：在亏欠之中“我”被推向了上帝，它促使人做出了放弃的行为；但是在亏欠之中，尚未唤起被爱之人于“我”心中的完整意象，尚不能谓此爱是克尔凯郭尔所承认的整全样态。欲接近克尔凯郭尔之爱、理解无限放弃运动之核心，须在人与上帝之间的那道深渊中探寻。

三、对爱之消极形态的考察

克尔凯郭尔以舞蹈家的动作衬托信仰运动，“对于一个舞蹈家来说最艰难的任务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跳跃进一种特定的姿势，——他没有在一分一秒中是在抓向那姿势，而是在跳跃本身中处于这一姿势。也许没有任何舞蹈家能够做到这个，——这是那个骑士所做的。^[10]”此中贯穿一种彻底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时间被切割为瞬时性片段，但同时在每一个瞬间，骑士都在做出运动，亚伯拉罕都在时刻准备去献祭以撒，他以无疑的确定性知晓自身所为，并且在下个瞬间、每一个后一瞬间，皆依据“那荒谬的”做出信仰的运动——“那荒谬的”恰恰还意味着上帝完全可能另有所为。在这个意义上，克尔凯郭尔说亚伯拉罕比每一个悲剧英雄走得更远，也比作为在智性意义上更接近这运动的苏格拉底——其面对悲剧“身上那反讽的伸缩性不是一种世界力量，而是一种游戏^[11]”——更难以抵达。如果反讽构成了苏格拉底悲剧运动的抒情性内核，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推动运动的否定性力量更为彻底、更具有颠覆性。

人与上帝之间信仰的关系亦可在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联之中得到阐释。“我将‘信仰’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黑格尔在某个地方以他的方式正确地将之称作‘内在的确定性’——它预期‘无限性’。如果‘可能性’的发现结果得到了应有的安排，那么‘可能性’将发现所有‘有限性’但却在‘无限性’的形态之中使之理想化，并且在‘恐惧’之中压倒这‘个体’——直到他在‘信仰’的预期之中重新战胜它们。^[12]”亚伯拉罕的信仰运动也可以视作对有限性、无限性之间悖论的克服。对悖论之解决意味着，人将带着确凿无疑的确定性，在每一个有限性瞬间用无限性的眼光去打量一切，因此每一个瞬间都在确认有限性，同时完成对有限性的超越。从而，对可能性的讨论便上升至无限的层面，不可能性反而在现世中沦为目光短浅。

值得注意的是，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信仰之中还可以绽露出其他消极的因素，比如恐惧。他认为，恐惧对信仰有着教育作用。精神的可能性之可怖远比生命中的其他恐怖更能激发恐惧；并且，借助于信仰，恐惧教导个体人格去依靠上帝。在这一阐释里，当亚伯拉罕位于生命的高峰瞬间——“不是那闪光的、向外的‘实现’，而是这一瞬间：因为命运，‘直接的天才’在他自己的行为中相对于自己瘫倒崩溃；而与之相应，‘辜’捕获了那‘宗教的天才’，并且这是最高峰的瞬间，在这瞬间他是伟大的，而这‘瞬间’不是在‘他的虔诚’的景象如同一种特殊的安息日喜庆的时候，而是在他通过他自己而为他自己沉陷到‘罪的意识’之深处的时候^[13]”。在与上帝的凝视之中，在深渊之中人与上帝的对峙中，亦即在人置身于信仰的悖论中，克尔凯郭尔捕捉到了有关罪的意识。罪作为基督教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信仰的运动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克尔凯郭尔最终在反思中回归了对于上帝的信仰，但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仍然建构在“跳跃”的消极性中，消极性的一方面就是罪愆意识。基督教中与此类似的消极性还体现在人与不幸的遭遇。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在深重的不幸之中赐福。“上帝在不幸与痛苦之中创造了爱，上帝与不幸的相遇就是与基督的相遇，上帝在人的不幸处境中遇到了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基督。^[14]”爱与受难、爱与不幸在来到人间的上帝身上找到了同一性，这爱便是一种圣爱，承受圣爱是人位于信仰面前的重负。神秘主义哲学家薇依对上帝之爱中的不幸作出了注解，不幸就像钉向灵魂深处的钉子，灵魂被钉子穿透，这由神圣之爱创造的钉子将灵魂引领到上帝面前，到达创世和造物主的交汇之点，这一点就是十字架的交叉点——灵魂在这种譬喻之中通过信仰完成了对上帝的照面。

对罪与不幸的意识尚且停留在宗教教义范畴，比前两者更具有颠覆力量的消极关系在于，即便上帝不存在，也“必须如此纯粹地爱他，以致我们竟可以无视他不应存在的事实。^[15]”在信仰的运动中，相信“那荒谬的”无限地近似于对上帝的弃绝，然而又是在信仰即将遭到考验的时刻，亚伯拉罕重新得到了以撒，其信仰的纯粹性为他赢得了上帝之爱。如果说在对缺席的上帝之爱中，爱获得了其最纯粹的形式和满盈的内容，那么在人即将坠入关系深渊的一瞬间，透过纯粹之爱，人坚守并且通晓了信仰。然而，何以见得上帝的缺席是是对信仰的充实而非否定？此处，上帝之爱的缺席亦是一种爱的消极形式，缺席要求人们回报以绝对的确信。作为彻底的否定行为，布朗肖指出，离弃，以及“被离弃的事实，以其双重的意指，连同其否定的和肯定的方面，乃是最初的确信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它在上帝也在我们身上，指明了我们应当相信的一切和我们需要拥有的一切，为的是我们再次找到一切并再次变得像上帝一样——为的是我们会在我们身上，在他所是的如此之弃绝中，认出上帝；他就用这样的弃绝让我们得以存在，并且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弃绝，通过把我们所不是的存在恢复为他，而成为他。^[16]”

克尔凯郭尔信仰运动之路径的终点，或屹立着一个弃绝者上帝，离弃是上帝最终的消极性动作，目的乃是召唤人于彻底的弃绝中在自身中回溯，乃至寻回上帝。上帝之爱是对人与上帝关系的表述，去爱上帝亦即去信仰地

爱上上帝，然而如何去信仰，克尔凯郭尔的答案是：去消极地信仰。此处消极并非去怀疑、去背叛上帝，而是把上帝与人的位置相对放置，通过人的精神跋涉去克服人与上帝关联之中的消极性因素，最终在遭遇上帝时展现在消极中迸发出的人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2.
- [2]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爱的作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191.
- [3]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爱的作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196.
- [4]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4.
- [5]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4.
- [6]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12.
- [7]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28.
- [8]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8.
- [9]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8.
- [10]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1.
- [11]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113.
- [12]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恐惧的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96.
- [13]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京不特译.恐惧的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01.
- [14] 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M].顾嘉琛, 杜小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3:9.
- [15] 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M].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9:210.
- [16] 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M].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9:224.

Negative Movement of Faith in the Context of "Love": Kierkegaard's Spiritual Approach

Xie zhichen¹

¹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Fear and Trembling*, Kierkegaard reinterprets the biblical story of Abraham's sacrifice of Isaac, providing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knight of faith—"infinite resignation." The actions of the knight of faith when facing worldly love resemble the infinite movement Abraham made in spirit during God's trial, both being leaps of faith. Such movements enable them to confront God's love by renouncing specific loves. For Kierkega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God is constructed in negativity, and it is also in this same relationship that faith achieves its completeness.

Keywords: love; faith; negativity; Kierkegaard